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惡心

（法）加缪

上海译文出版社



* T227610 *

恶 心

[法] 萨特 著
要强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I·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 言

萨特(1905—1980)是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1905年6月21日出生在巴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萨特幼年丧父,不得不寄居在外祖父家。1915年考入亨利四世中学,广泛接触俄国文学和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的哲学。1924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在那里萨特结识了西蒙娜·波伏瓦,二人结为伉俪,终身为伴。1929年毕业后在一家中学做教师,教授哲学课程。1933年到德国留学,在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师从哲学大师胡塞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萨特应征入伍,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1940年被德军俘虏,第二年被释放并加入到法国抵抗运动。萨特是法国战后存在主义文学流派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他的重要作品有日记体小说《恶心》(1938),短篇小说《墙》(1939),长篇小说《缓期执行》(1945)、《自由之路》、《未完成》,剧本《苍蝇》(1943)、《死无葬身之地》(1946)、《恭顺的妓女》(1947)、《肮脏的手》(1948)等。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他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萨特拒绝接受。

《恶心》是一部日记体长篇小说,也是萨特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安东纳·洛根丁是一个单身的知识分子,他为了“证实自身存在的价值”,在春天旅店独自包了一间客房,试图写一部关于18世纪冒险家洛勒旁侯爵的传记。他不辞劳苦翻



恶 心

阅了许多资料，可是他对自己要描写的对象洛勒旁侯爵越来越感到厌烦，无奈只好半途搁笔。为排除烦恼，他四处交游。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毫无意义可言，周围人和事的存在也都杂乱无章缺乏逻辑的必然性。他对现实生活、对客观世界感到陌生、恐惧和迷惘。他既不相信人们对世俗世界的梦想，也不相信有雄才大略的人物，甚至去否定文化存在的意义。正像他的内心所独自描述的那样：“这公园、这城市，以及我本身，一切都是无谓的。当意识到这些时，心里就如翻江倒海般难以平静，一切都在你面前浮动起来，于是你就想呕吐，这就是恶心，这就是那些浑蛋企图利用他们的法权思想掩饰的东西……。”小说深刻反映了作家萨特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冲突的感受和思考，表现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这位从那边台基上来的先生——人们通过把这位教育界人士浇铸成铜像，他就被变成了一个巫师。

我把我的过去存放在哪里呢？人们不把过去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应该有一所房子来安置它。我只有我的躯体，形影相吊。只有自己的躯体，这是留不住那些回忆的；那些回忆在脑海中转瞬即逝。

我不应该抱怨我自己，因为我渴望自由自在。

这就是被我称之为漂亮的男人的脑袋，被情欲和生活折磨得空虚和憔悴的脑袋。

我感到微风轻拂着我的脸。

有人在远处吹口哨，我睁开双眼。

下雨了，那是平静而柔和的雨。

因为他是一位首长，他从来没有做过其它的反躬自省的事。

现在真实的本性暴露出来了，它就是存在的东西，而任何不是现在的东西都不存在。

我就是这个“东西”——自由的，无拘束的存在涌到我身上，因此而存在。

我存在，是我在让存在延续……



恶 心

我，我的身体一旦存在，它就将独自存在着。可是思想，是我使它展开，使它继续。我存在着，我想我是存在着。

现在，我已经迈入为了别人的青春而感动的年龄了，但我不感动。

大海也是一部必看的书，它谈的是上帝；颜色淡淡，香味淡淡，心灵的阳光。

因为在所有那些似乎毫无联系的企图的深处，我总能找到相同的愿望。存在被驱逐出我之外，时间里的油脂被排出，把它们拧紧，把它们弄干，使我纯洁，使我变得坚韧，以便最终发出萨克斯那种准确而清晰的乐音。



一页没有日期标注的日记

也许，那些事件最好是日复一日地被记录下来。为了看清楚是在哪一天发生的事情就坚持写日记。不要漏掉那些细微的变化，即使那些小事情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也应该给它们分类。应该说出我怎样看见这张桌子，那条街，那些人，我的烟盒，正是因为这一切已经变化了，应该准确地确定这种变化的性质和范围。

比如，这儿有一个纸盒，装着我的墨水瓶。可能应该尽量描述出以前我是怎样看它的，而现在我又是怎样看待它，呵，这是一个矩形六面体，它脱落在……上，这真蠢，关于它是没什么好说的。这正是应该避免的事，没必要把某个离奇古怪的东西放在什么也没有的古怪的地方。如果要写日记的话，我认为这样就是危险的：人们过高地估计一切，不但戒备着，而且不断地歪曲事实真相。另一方面，这是肯定的，更确切地说，我随时都能够对这个纸盒或别的什么物件重新获得前天的那个印象。我应该时刻准备着，不然这个印象就会从我的手指间滑掉。什么都不应该忽略，而是应该细心地，十分详尽地记下一切发生的事情。

当然，我再也不能对星期六和前天的那些事情写出什么清楚的东西了，因为我已经远离了那些事情。我仅仅能够说的，就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有过被通常人们称之为“事件”



恶 心

的那样的事儿。星期六那天，一群淘气的孩子在玩打水漂儿，当时我正打算照他们的样子往海面上投一块石片，正打算投出时，我却停了下来，石片落在地上，我走开了。我那时可能是显得精神失常，很可能是的，因为那些孩子一直在我背后笑我。

这是发生在表面上的事了。而发生在我的内心的事并没有留下清楚的痕迹。当时我看见了某件东西，它使我感到恶心，可是现在我再也没法确定当时我是注视着大海还是那块石片。那块石片的一面是扁平的、干燥的，另一面是湿的，沾着污泥。我的手指分开很远拿着它的边缘，以免把我的手弄脏。

前天，那就复杂得多了，也发生了一连串我现在仍不理解的巧合的事，一连串误会。可是我不打算把这一切写在纸上以消磨时间。总之，这是肯定的，我曾经害怕，或者我有某种感觉类似害怕。要是我知道我害怕的是什么，我就会早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了。

我丝毫没有准备承认我自己疯了，这真是稀奇的事。我甚至明显地看到我没有疯，因为所有这些变化都涉及到那些客体。最起码这就是我希望能够肯定的。



十点半 (晚上十点半)

不过，那时很可能出了一次小小的神经错乱。现在，它的痕迹已经不存在了。上星期我那些古怪的感情使我今天觉得非常滑稽可笑，因为我再也不会进入那种感情了。今晚，我觉得很自在，很像个资产阶级的样子在世上活着。我这里的房间，面向东北方，下面就是残疾人街和新火车站的建筑工地。我从窗口向着维克多——努瓦尔林荫大道的拐角望过去，就能看见铁路饭店那又红又白的灯光。从巴黎开来的列车刚刚到站，人群就涌出老车站，涌向各个街头。我听到一些脚步声和说话声，很多人在等末班电车。他们大概恰好在我的窗下聚在那根有煤气灯柱子的周围，形成了愁眉苦脸的人群。呵，他们还得等好一会儿，因为电车在十点三刻才会到。但愿今天夜里没有行商到来，因为我是太想睡觉了，那么多的延迟的困倦啊。一整夜，只要一整夜，所有那些麻烦事都将会一扫而光。

十点四十五了。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他们可能已经在那里了。除非那位从鲁昂来的先生。他每个星期都来。二楼的二号房间，就是有一个坐浴盆的那个房间，总是给他留着的。可能还是他来了，因为他经常在睡觉之前到铁路饭店喝上一杯啤酒。不过，他从不弄出过大的声响。他个子很矮，穿得非常整洁，留着一缕黑得发亮的小胡须，戴着一副假发套。他来了。



恶 心

呵，当我听见他上楼梯的脚步声，我的心轻微颤了一下，这使我多么地安心呀！对一个如此正常有序的世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相信我已经痊愈了。

“从屠宰场开往大喷水池”的七路电车开来了。它带着巨大的铁器撞击的响声来到了，又走了。现在它满载着行李箱和入睡的孩子朝着大喷水池，驶向那些工厂，在漆黑的东方消失了。这是倒数第二班车，再过一个钟头末班车才会来。

我要睡觉了。我的病已经好了，我不再打算像那些小姑娘们一样在一个新的漂亮的笔记本上日复一日地把自己的印象写下来。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会对写日记感兴趣，那就是假如
.....



目 记

一九三二年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现在我不能对它怀疑了。它是以一种疾病的方式来的，不是以一种确实的明显的方式来的。它是偷偷地，一点一点地安顿下来的。我感觉到有一点古怪，有一点不自在，仅此而已。它一旦安顿下来以后，就没再动弹，它保持缄默，而我已经能够确定我什么也没有变化，原来这是一场虚惊。啊，现在它充分发展了。

我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不需要进行心理分析。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只与那些完整的感情打交道，人们给这些感情一些同义词，如“野心”、“利益”。但是，假如我对自己的认识有点影子的话，也许现在就应该使用这一点皮毛的认识了。

例如，现在，我的手头上就有某种新鲜的事情，取我的烟斗或叉子的某种方式，或者，是我的叉子现在有某种让人来取的方式，我不清楚。刚才，当我就要走进我的房间时，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感到我手里有个冷冰冰的东西，它用一种人



恶 心

格化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张开了手，瞧了瞧，原来只是我握着门的把手。今天上午，在图书馆里，当“自学”者走过来向我问候的时候，我花了十秒钟才认出他来。我当时看见一个陌生的面孔，简直不是一张脸。然后就是他的手，像一条白色的大肉虫子握在我的手里。我马上松开它，然后他的胳膊软绵绵地垂下。

在街上也一样，有大量的混浊不清的响声荡漾着。

因此，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发生了一个变化。可是这变化在哪里？这是一种抽象的变化，在任何具体的东西上都体现不了，难道是我变了吗？如果不是我，那就应该是这个房间、这座城市、这个大自然、肯定是其中一个。

我相信是我变了，因为这个解释最简单，也是最不使人愉快的解释。总之，我应该承认我自己就是这些突然变化的主体。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我很少思考。于是在没引起我注意的情况下，一大堆微小的变化在我身上堆积起来，终于有一天，一次真正的革命发生了，就是这个赋予我一生这种生硬的、缺乏条理的样子。例如，当我离开法国的时候，那时就有很多人说我是一时冲动才走的，而当我经过六年旅行之后突然又回到法国来的时候，人们还是很可能会说我又是一时冲动。我和梅尔西爱在这位法国公务员的办公室里的情景历历在目，他去年由于“贝特路事件”的牵连而辞去职务。梅尔西爱带着考古的任务去孟加拉国了。因为我早已有去孟加拉国的打算，因此他一再催促我去和他会合。现在我在揣度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想他当时是不相信波塔尔，想靠我去监视他。当时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即使我当时已经预感到了这个关于监



视波塔尔的小技巧，那就更应该热情地接受这一邀请。可是当时我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我随手把电话机旁边的、一块绿色地毯上的一尊高棉人的小雕像摆正。我觉得我似乎充满了淋巴液或温热的奶液。梅尔西爱以天使般的耐心跟我说话，这种耐心掩饰着一点焦躁。

“是吗？我需要你正式决定！我知道你最终会答应的，马上就接受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他留着一缕赭黑色的胡子，上面洒过不少香水。他的头稍微动一动，我就吸到一股香味。那味道使我突然间从六年的睡眠状态下清醒过来。

我觉得那尊雕像令人讨厌而且让人觉得愚蠢，使我深深地厌倦。当时我弄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在印度支那？我在那里干什么？我为什么和这些人谈话？为什么我的穿着如此滑稽？我的热情完全消失了。多年来，这股热情曾经完全占据了我，并推动我前进，而现在我心里感到空虚。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在我的面前有一个体积庞大又乏味的观念以一种冷漠无情的姿态安顿下来了。我现在还不太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可是当时我不能正视它，它是如此地使我感到恶心。对我来说这一切均和梅尔西爱胡子上的香味混在一起。

由于对他极度地愤怒，于是我抖擞了精神，冷冰冰地回答他说：“谢谢你，但我认为我的旅行已经够多的了。现在，我必须回到法国去！”

第三天，我就登上了去马赛轮船。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并且所有那些积聚起来的迹象都是我的生活将发生一个新的巨大变化的预兆的话，那么，我确实很害怕。这倒不是由于我的生活富足，因为我的生活既不艰



恶 心

难，也不奢侈。但我害怕将要发生的事情和将要制服我的东西，而且它要把我往哪里拖呢？难道我又将外出，又不得不搁下我的研究工作，我的书吗？几个月以后，几年以后，我将疲惫不堪地、绝望地新的毁灭当中醒过来吗？我很想在时候尚未太晚之前弄清楚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没有什么新鲜事。

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我一直在图书馆里工作。我已经写完了第十二章和关于罗尔邦在俄国旅行的全部过程，直到保罗一世去世。现在是一点结尾工作，直到誊清一遍之前，不必动它了。

现在是一点半。我坐在马布里咖啡馆里，吃三明治，一切近乎正常。此外，在那些咖啡馆里，一切总是正常的，尤其是在马布里咖啡馆里。这是由于经理法斯盖尔先生的缘故，因为他的脸上总带有一副非常肯定的、令人放心的流氓神态。看来要到他午睡的时候了，因为他的眼睛已经发红了，但是他的行为仍然活泼而果断。他在餐桌之间走动，走到正在用餐的客人身边，轻声地谈起贴心话：“这样很好吗，先生？”

我看着他这样地活跃就微笑起来，这会儿他的店里没什么客人了，他的头脑也快空了。从两点到四点，咖啡馆是空无一人的，那时法斯盖尔先生就迟钝地走几步，服务员们熄灭灯火，而他就慢慢地陷人不省人事了：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很容易犯困。

店里还剩下二十个左右顾客，是一些单身汉，一些小工程师和一些职员。他们在食堂寄宿的人家里匆匆忙忙吃了午饭，



这个食堂被他们称为他们自己的食堂。他们为一点奢侈享受的需要，就来到了这里，喝上一杯饭后咖啡，玩玩掷骰子；他们弄出一点响声，我并不被这种不一贯的响声而妨碍。他们也一样，为了存在就必须和好些人在一起。

我呢，我孤单地一个人生活，孤单得纯粹。我不跟任何人说话，从来不。我既不收受什么，也不给予什么。“自学者”不算在内。还有弗朗索瓦兹——铁路饭店的老板娘也不算在内。可是我跟她谈话，有时在晚饭以后，当她给我递上一杯啤酒的时候，我问她：“今晚你有空吗？”

她从来都说有空，而我就跟着她到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去，那是她按钟点或按天出租的房间。我是不用向她付钱的。她每天需要一个汉子，而她除我之外还有很多别的汉子，我们搞性爱是互利的交易。她从中得到快乐，而我这样也能清除某些忧郁，我太熟知这些忧郁的原因了。但是我们仅仅交谈几句。交谈又有什么意思？各得其所就够了！并且，对她来说，我首先是她咖啡馆的一名顾客。她一边脱衣服，一边对我说：“告诉我，您知道那个叫‘布里科特’的开胃酒吗？因为这个星期有两个顾客要过这种酒。侍女不知道，她来请教我。那是两名旅客，他们大概在巴黎喝过这种酒。可是我不愿意随便乱进货。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不脱掉袜子了。”

过去，甚至在安妮离开我以后很久，我曾经为安妮着想过。现在，我不再会为任何人着想了，我甚至不肯费心去搜寻词句。思想在我头脑里或快或慢地流过，我不让任何东西留下来，我让它们自然地溜走。很多情况下，由于缺少借以依附的词句，我的思想始终是混沌的，它们汇成一些含混的但很有趣的形体，互相贪婪地吞噬着，很快它们就被我忘了。